

給葛榮的信

Paul Van hooydonck

比利時

Ehipassiko 佛法中心

蔣美貞 譯

親愛的葛榮：

那是 1995 年 12 月。我剛完成六個月的摩托車橫渡印度之旅。在南印度我遇見一名佛教僧人並跟他詳談。他給我斯里蘭卡的尼藍毘（Nilambe）禪修中心的地址。他說：“禪修讓人在混亂中看到清晰。”我想：“這正是我所需。我會去那裡禪修一星期，然後便能把事物看清楚。”

我乘坐一輛超擠迫的公共汽車由 Kandy（康提，斯里蘭卡的城市）到 Nilambe。下車後，我爬上山到達禪修中心，在大閘前停下來。我想：“再踏前一步我就不能回頭。”事實果然是這樣。

我入夜後才到達，辦工室一位叫 Helmut 的德國男士（他現在是 Anuruddha 尊者，居於緬甸）招待我。在房間安頓後我感到雙腳黏黏濕濕，原來給吸血蟲咬了三口，滿腳是血！

我的旅程就這樣開始了，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四年。在我的旅程中你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由第一次接觸開始，你的平靜、柔和、聆聽能力及不作批判的態度就打動了我。你是很好的聆聽者，你沒有很多說話，但用心聆聽。對我來說，在你的外表裡似乎沒有存在一人——沒有人對事情有意見、觀點，只有空，只有空的聆聽者。

在認識你的這些年來，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來請求你的指導。就我自己來說，你的教導幫助我如實地接受事物，同時讓我清楚佛法是修習的標準。正如很多其他人一樣，我尊敬你，愛你。

漸漸我參與更多禪修中心的事務。我教瑜伽，管理辦工室及講講座。我探討過亞洲及西方不同的佛教派別，但仍是常回歸到 Nilambe 的寧靜與美麗，及它柔和的禪修方式。我在亞洲其他地方參加過“精神集中營”，那兒你睡不好，要適應嚴厲的修習。但 Nilambe 和你代表了“柔和之道”。

後來你病了。你感到自己時日無多，來到 Nilambe 跟我們道別。你已不能自己行走，要有支撐才能坐起來。我緊記你最後的教導。你望着我們，問：“你們可以把禪修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嗎？”葛榮，你知道嗎？我是。

在 2000 年 3 月，我和 Upul 一起到 Kandy，途中 Upul 收到醫院的電話，說你病況危急。在醫院我與你單獨相處了片刻，我對你說：“我所深愛的老師，葛榮，感謝你。你永遠是我的典範，現在是，將來也是。再見。”

自你離開後，我的生命起了很多變化。我出了家，在比利時創立了 Ehipassiko 佛法中心。半年前我還俗了。現在每年我會帶一班比利時的禪修者到 Nilambe 修習一個月。

現在我在西方領導着一個發展迅速的禪修中心，我時常想起你，你是我的啓示及指引的泉源。我有很多老師，但你對我的影響最大。這不是因為你的說話，而是你的人，你的生活。你是慈悲的化身。因此當我的好朋友 Dennis Candy 邀請我寫一篇紀念你的文章，我毫無猶疑地答應了。“記住葛榮”是這本書完美的名字。

在 Ehipassiko 佛法中心的禪堂內掛了你的畫像並以荷蘭文寫了以下的字句：葛榮，斯里蘭卡 Nilambe 禪修中心的第一位禪修導師。沒有他，Ehipassiko 佛法中心跟本不會出現。

謝謝，我的善知識。

Paul Van hooydonck
比利時 Ehipassiko 佛法中心